

不许收获的秋天

木 青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，反映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：一九七五年秋收前后，在我国北部边疆一个生产大队，四人帮爪牙为了推行“学习小靳庄”“学习哈尔套大集”的“两学”运动，强迫群众放下秋收，去扭秧歌、赶大集；他们起用坏人，为非作歹，激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。在老县委书记的影响及大队总支书记带领下，广大群众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，显示了人民意志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封面设计：宋 向 宁

不许收获的秋天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6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0年2月北京第1版

1980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567

定价 0.29 元

第一章

一

一九七五年中秋。

一辆吉普车沿山道急驶着，前窗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一闪一闪，发出刺眼的光亮。由于道路坑坑洼洼，车子颠的厉害，忽儿翘起，忽儿下沁，就象一只风浪中航行的小船。车里坐着一个稍微发胖的中年人，扁平而白皙的脸上，不时泛起笑容。一身灰涤卡中山装，板板正正，一丁儿埋汰点儿也没有。他十指交叉搭在肚皮上，随着车子的颠动，而上下左右晃着。车子拐过山嘴，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，朝下望去，滔滔的镜河，黑蓝黑蓝的，两岸“塔头”^①上长满密密的苇毛子。雄伟的镜河大坝，横河而立，闸门两侧，嵌着四个朱红大字：人定胜天。大坝这头，是片快要干涸的河湾子，上面架着绳索牵引犁，岸边摆一溜泥浆泵。顺河湾子往下瞅，更使这位中年人震惊，社员们拉开一字长蛇阵，正呼呼号号，鏊着劲挖沟，看样子才动工不久。他心里不禁纳闷儿：这是干什么？隔着干活的人们，再看那大

① 河边水草多年长成，一个包一个包，形如元塔，称“塔头”，亦称草堡子。

片庄稼地，已近成熟，焦黄的苞米、谷子，黑黄的豆子，碧绿的甜菜叶子，黑色土豆秧……可以说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图画。

一直未开口的司机，这会儿问：“张相同志，是不是停下打听打听，任书记可能在这儿干活。”

“不用，进屯等着。”

汽车搁社员身边掠过，开进屯子。

屯里静悄悄的，街面儿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暖洋洋的秋阳，把这整洁四至、满是鱼脊形草房的屯落，照得亮堂堂的。两只家雀，在一家房脊上扑啦着翅膀对叫，叽叽喳，叽叽喳，甚是快活；柴禾垛跟前，一条母狗领帮狗崽儿在晒太阳，用那长长的舌头，一下接一下地舔狗崽儿身上的胎毛。突然，呜呜的马达声传来，房脊上的家雀惊飞了，柴垛下的狗崽儿躲起来了。仿佛一湖静水，投下一块石头，荡起圈圈涟漪。

吉普车停在镜河屯十字街口西北角的大队部门前。张相推门下来，四外瞅瞅，没人，走进大队院儿，也没人。他开始有些后悔，方才不如听司机话，把车停在河湾子了。正踌躇间，院外走过一个牵牲口的半大小子，他赶紧扬手叫住，问：

“小家伙，任书记在哪疙瘩？”

那半大小子长对好看的眉眼，匀乎乎的脑门儿，团团的脸，跟姑娘似的。他打量一下张相，反问：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省里来的。你给我找一下吧。”张相说话一向笑呵呵，就是生气，也让人看不出来。

这小嘎儿叫朱丹，是大队总支副书记朱志田的儿子，原本

在农中学习，因父亲得痨病，家里需要人，今年初退的学。现在大队放马。方才是到兽医站给牲口瞧病。这孩子跟他爹一个性子，为人老成，感情深沉。听张相说是从省里来的，马上要去找。张相忽又想起什么，拦住道：

“等等，这大队有个叫章石的吗？”

“有，找他干啥？”

张相沉吟一下，没说干啥：“要是你有工夫，也顺便给找一下得啦。”

朱丹眼珠转了转，现出兴奋的神采，重新审视一下张相，歪着脖道：

“我敢说，你是省公安局的，对不？”

张相觉得滑稽，微笑着问：

“你怎么看我是公安局的呢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错了管打来回！”朱丹一口咬定，顺手把马拴在大队门外柱子上，说声“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找来！”拔腿便跑。一边跑一边喜滋滋地想：“杂种章石，这回你算作到了头，到底经了省。”

说来这章石是屯里有名的嘎牙子，用打鱼人的话说，打上这玩艺儿得马上剪掉腮帮子上的两根翅儿，要不扎了手会溃浓的。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夏天，他从中等财会学校毕业，分到省城一个商店当会计。因他起小手脚不干净，偷偷摸摸，遇上流水一般的钱，自然心痒难耐。于是起了贪心！起始小闹，渐渐大贪，不到一年，成了贪污犯——批斗、退赔、劳改。他不服，说“此处不养爷，必有养爷处”，退职回家，以为乡间好糊弄，对他这个科班出身的“会计师”定会高看。不出所料，到

了大队，果然受到当时的大队党总支部书记曾番的器重，任大队第一把大会计。可他，不争气，也不给曾番留脸，又假造单据，往兜里划拉钱。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，他再次被撤职。人们说，这自来就是个臭货，摆不到桌面儿上来，一到桌面儿，立时露馅儿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他看别人贴大字报，拉队伍，自己也壮壮胆子，呼呼号号干起来，大吵大嚷自己是“受害者”，“要血战到底”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本本当当的庄稼人一眼看透，知道他拉不出好屎，没有跟他的。可也有那么一些和他一路货的“嘎子”——象马龙，曹侠一类；以及少数无知的，凑热闹的半大小子跟着随帮唱影儿。有了这样一股势力，他的威风大振，成立了一个什么“联络站”常驻县城。并且，一忽儿到省城，把他原在商店的经理殴打一顿；一忽儿走南闯北，游山玩水，搞所谓“串连”；他带人砸过公、检、法；也夺过县委、公社、党政财文大权。扬言“天老大，我老二”。直到成立革委会时，因他顶风臭四十里，才落选回乡。不过他并未死心，叫嚷“革命夭折，要二次革命”。此后，他一天活没干，人称“专业捣乱份子”，经常和外队的“小兄弟”马龙、曹侠等胡混，偷、抢、闹，没一时消停。谁若反对他，他就亮刀子。也不知搁哪儿学的一套跑码头，闯江湖的本事，黑话满嘴，打砸抢精通，拜山门，亮海底，论交情，讲义气，全熟。一年足有四五回叫县公安局弄去，大号早就在上边挂上了。前两天，他跟他那外号钱快腿儿的爹章传熙，黑灯瞎火把人家埋在地里的瘟猪抠出来，回家扒扒卸卸，煮成熟肉拿到镇子去卖，叫市场管理所当场捉住，他非但不认错，还指着人家鼻子喊叫：“省委袁星书记号召赶大集，你们凭啥抓我？”管理所同志知道这是个“梗梗儿”^①，干脆

交大队处理。在镜河蹲点的县委书记任重，从“大干社会主义，大批资本主义”、“打击歪风，树立正气”出发，以章家父子为典型，开展革命大批判。章石疼鼻子瞪眼，说这是“矛头下指”，背地还发誓：“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！”……就是这么个坏种，今儿省里这位干部指名道姓要找，除了抓还能是旁的？朱丹从心眼儿里往外乐，暗想：疖子到底出了头，这嘎牙子必是又作新案，要经省重判！

朱丹跑到西街机修厂门口，见民兵连长程来春打里头出来，忙上前把张相要找任书记和嘎牙子章石的事说了一遍，末了还喜滋滋地加一句：

“这回章石可有地方呆了。”

程来春是上海知识青年，大个子，宽肩膀，方脸盘，高额头。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象会说话，心里啥活动，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他性格憨厚，干工作没早没晚。去年秋天在扑灭森林大火中立功，年初光荣入党。目前，正和大队党总支书记朱山花谈恋爱，搞得火热。这会儿听朱丹报告，眼睛笑成一条线，问：“你不唬我？”朱丹道：“啥话，这事还兴唬？”程来春扭头喊出拖拉机手牛挺。这牛挺，矮粗墩实，象个小缸子，快人快事，好打抱不平，外号小牯子，年纪二十一、二。

“啥事，乐得你睁不开眼睛？”牛挺从拖拉机底下爬出来，用抹布擦着手上油泥问。

“快去八队，把章石那小子拎来！”

“他，又犯事儿了？”

① 梗梗儿，即刺儿头。

“嗯，省里来取他！”

“好啦！”牛挺把抹布摔到车头上，撒腿奔了八队。

程来春拍一下朱丹肩膀：“放你的马去吧，小丹子！我就回工地，一准把任书记找来。”

朱丹跑几步又站下，冲程来春撇撇嘴，挤挤眼：“又啥时候找山花姐汇报？羞一脸大紫泡！”程来春上去一把没抓住，朱丹一阵风似的蹿了。程来春嚷道：“等我把你扔河里喂怀头。”^①

程来春拉开大步，直奔西南河湾子。

河湾子，好大一片，奔腾的镜河好象跑累了，到这儿打个漩儿卧下，将上游卷下来的树叶草末子泥土，全部淤下。年头一久，形成很厚很厚的草炭，科学上又叫腐植酸肥，是上地的好肥料。任重和朱山花带领社员群众抢修大渠，待庄稼收完，开闸放水，利用强大的水流子，加上绳索牵引犁反复豁拉，将浮头的腐植土搅成粥状，再用泥浆泵抽进大渠，放入靠大渠近的地块，既省工又匀净，这么搞一次，少说可以两年不上粪。离大渠远的地块，由于淤水流不到就沉淀了，便等上冻挖草炭，用拖拉机马车往地里送，开春再通过大渠灌一次水，也跟落淤仿佛。这样肥了地，又防了春旱，好处甚多。社员们管这叫“引镜落淤造良田”。

程来春来到河湾子，两手做喇叭，朝苇毛子深处，迷迷茫茫的湾子里喊了声“任书记——有人找！”不多会儿，泥水声传来，苇毛子扒开，任书记踩着没膝深的烂泥，手操五齿钢叉，

① 怀头，是一种鱼名，最大者可达千斤。

走了出来。

任重六十岁左右，中等个儿，魁魁实实，跟庄稼人没啥两样，不知道的，根本看不出他就是当年威震左近山区，吓破鬼子苦胆的游击队长，也根本看不出他就是当年领导全县人民搞土改，闹翻身，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老县长，更看不出他就是始终和人民心贴心，领导全县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好县委书记。

任重两腿污泥，手拎五齿钢叉，走出河湾子。瞅瞅大个子程来春，笑道：

“看得出，你有喜事告诉我。”

“是喜事，任书记。”程来春搓着手掌，象孩子似的说：“省里来个人，十有八、九是公安局的，说是要找章石。我猜，准是这小子又犯了大事，经了省。”

任重“唔”一声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脑门儿现出三道深深的皱纹，显然在想什么。

程来春继续说：“那人还请您去呢！”

“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大队。”

说话间，河湾子里又走出两人。一个是前边提到的大队总支书记朱山花，修长的个儿，扎俩小辫儿，瓜子儿脸，水灵灵的眼睛，顶多不过二十五、六。属于北方农村那种沉着、干练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姑娘。另一个是朱丹的爹，大队总支副书记朱志田，脸庞消瘦，黑黢黢，蔫巴巴，才四十出头鬓角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白头发茬儿，一副本当、倔强的庄稼人形象。

不知怎么，程来春的脑袋，忽然象被谁扭了一下，立刻转

向朱山花，卡巴两下嘴，要说什么，又什么也没说。

山花瞥他一眼，不冷不热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省里来个人，要抓章石，我已经派牛挺取去了。……”程来春一口气说完。

“抓章石？”朱山花翻楞一下发亮的眼睛，疑惑地转向任重。

任重表情平和，看不出内心活动。走到河边，涮涮腿脚。用手一下一下往腿上撩水，半晌，才叫过朱山花和朱志田，让他们赶快涮脚，和他一起去大队看看。

书记们一走，在河湾子干活的男女社员，忽拉一下子把程来春围了个严实，问省里那人啥样，穿啥衣裳，说啥话了，章石那小子这回犯的啥案……活象一早的家雀，叫得分不出个数。在厌恶臭嘎牙子章石这点上，大伙儿的心气儿是通着的，因此都急着要程来春把事情原委始末说个透，那怕象说评词似的添油加醋也未尝不可，只要解渴解气就好。一个小嘎儿死命往里挤，深怕听不见。有人嚷：“挤啥，这又不是要狗驼子！”程来春那高于众人的脑袋，大模大样转着，好象就要开始演讲了。可是突然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你们要逼我跳井啊？要说的就那些，这还是听小马信说的呢！”

人们好不泄气，立刻把兴头转到大个子程来春身上，尤其那些妇女，嗷嗷地喊：“你把话都攒着跟山花说呀？好！等着瞧，有治你时候！”“不讲拉倒，咱在这儿守着，一会儿汽车准搁这儿过，章石准是五花大绑的。”

人们根据自己的好恶，推想着事件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。

屯里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一点事会闹得家喻户晓，何况这又是个人人关心的抓人事情呢！

二

镜河屯西边二里半地，是镇河屯。牛挺一气来到紧把镇河屯西头的章石家。也不叫一声，直不愣腾进了院。

这是三间大草房，地面稍洼——人说象聚宝盆，图这吉利。四周围着板障子，前后院足占半亩多地，院当心栽了几棵沙果、海棠树。一只大得出奇的串种狗，趴在房门前。见牛挺来，先是溜边儿，等走近，猛地一扑，没经验的吓也吓个半死。牛挺早已注意这手，闪身一脚，狠狠踢在狗嘴巴子上，疼得那狗“嗷嗷”狂叫。这时门开了，打里头走出凹口脸，塌鼻梁的章石，立楞着眼睛道：“哥儿们，打狗也得看看主人哪！”

牛挺也不搭话，径直走进外屋地，瞅瞅正在冒大气的饭锅，说：

“跟我走吧，省公安局来人取你啦！”

章石愣怔一下，心想：省公安局来人取我？冲啥？冲我一早儿给县委贴了一张大字报？冲我刚才回来路上偷两倭瓜？冲我以前犯的一些事情？冲……唉！这不没边儿吗，犯得上抓吗？他眼睛象受伤的老鸱——斜飞。企图从牛挺的神态里探索出什么奥密。

牛挺见锅台上有倭瓜瓢子，出于对章石一种习惯性的看法，随便说：

“你家没种倭瓜，哪儿来的？又是偷的，是不？”

这话搁别人定会炸，可章石，满不在乎，带搭不理地说：

“就是偷的能把我咋的？犯死罪不？再说，你是铁路警察，管不着这一段儿！”

“怎么管不着，今儿省里就管你来了，你怎么着！”

平时，章石腰别扁担横逛，倒不是没人敢管，而是他横草不卧，顺草不吃，谁说跟谁来。人们都说，这小子跟他爹一样——扔货！你让他往好里学，他说不做修正主义小绵羊。你叫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他说不为错误路线生产，不给资本主义做嫁衣裳。你劝他别整天拉帮结伙捣乱，他说这是污蔑造反派，压制新生力量。总之，瞎子闹眼睛——没治了。

章石见小牝子来横的，情知动起武来自己不是个儿，便破颜一笑：“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何必过不去。尾后有个难处吱一声，哥儿们为朋友两肋插刀！”

“少费话，快跟我走。”牛挺不耐烦了，催道。

章石从牛挺那认真的神情里断定不是假的了，不禁觉着蹊跷，若说公安局来抓，为什么不带手铐亲自登门，而偏叫一个愣头青来唤？这里别是有什么说头？他腆着凹口脸，捅捅牛挺道：

“我说牛挺老兄弟，咱俩没仇没冤，何必跟我兜圈子？你说句真话，到底是谁叫我？”

“我不跟你说了嘛！公安局！公安局！而且是省里的。你不傻不茶，又不是从月亮上下来的，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！”

“去就去，大丈夫在世，在哪儿不是活着！不过谁若往我眼里揉棒槌，那也是作梦！我章某生来不吃素！”

章石嘴这么说，心里却犯嘀咕：那苦辣酸甜啥都品过，还

未品过这闷葫芦味儿呢！他紧紧裤腰带，把小攘子重新别结实，朝后院喊声“妈，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回来吃倭瓜。”说完，强自镇定地低声唱着“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”，跟牛挺屁股后走了。

到了大队部，牛挺让章石先在外头等着，自个儿进屋报告。他这手刚推开个门缝，就听一个生人说：“袁星书记再次决定在你们队搞‘两学’试点，目前‘两学’是重中之重，要放在一切的首位。……”牛挺打个沉儿，想退走，但门已拉开半拉，只得硬着头皮跨进去，没头没脑地说：

“章石取来了。”

“在那儿？”方才那个说话的生人，大模大样问。

“在当院，押进来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那人侧头一愣，“啊，叫他上车吧！”

“好咧！”牛挺热昏了头，没注意对方的反映，脆快地答应了一声。

张相站起身，笑微微地望望板着面孔的任重，意思是说：咱们走吧？

第二章

一

镜河大队，位于祖国北部边疆，由五个自然屯，十八个小队组成。这一片儿，从土改起，就是全省农业的一面红旗，近几年又被连续评为先进典型。目前，全大队拥有练轨和胶轮两种拖拉机十八台，解放牌大汽车两辆，农机具一百多台件。自建机修厂，大、中、小修不出队。去年上秋，为多给国家做贡献，派出一百多名社员到三十里外的东大甸子定居垦荒一万亩。还建有鹿场、蚕场、牧场、砖厂，多种经营搞得很出色。

皆因镜河大队是全省农业战线一面红旗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，所以，历年来，不管省里管农业的书记换了几个，也不管这个书记对现行农业政策持什么样的立场、观点，但，只要他抓农业，只要他想树立个典型，搞一套章程，他就不得不重视镜河大队，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先在镜河下手。

说来镜河这个先进单位，也并不是轻易成长起来的。从土改起，可以说每撑一步都要付出广大贫下中农的血与汗。人们永远不能忘记两个人：一个是朱成，另个是王大莹。他们是土改时农会的正副主任。四九年，也就是我们人民共和国建

立前夕，王大莹为保卫胜利果实，在随军南进中壮烈牺牲。扔下才结婚一年的媳妇，和一个月的闺女小莹。

朱成出于对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，担起抚养王大莹家属的责任。不料半年后，小莹妈被新迁屯里不久的跑腿子^①谢殿子奸污了，闹着寻短见。当时另一个外来户老抗联家属曾番出来讲情，说既到这步，就成人之美吧，谢殿子没老婆，小莹妈又没了当家的，不正是一对吗？朱成对谢殿子不托底，坚决不赞成。小莹妈本来也不愿意，无奈歪嘴和尚甚多，天天在她耳根子边念经，加上生米已做成熟饭，稀里糊涂混吧，便捏着鼻子答应下来。婚后，谢殿子狗改不了吃屎，喝大酒，耍脏钱，偷鸡摸狗啥都干，而且一不顺心就把小莹妈打个半死，头发一把一把往下薅。朱成气不忿，扇过他嘴巴子，还找贫雇农斗争过他。这小子怀恨在心，背后满嘴喷粪，造朱成的谣言，说当初朱成不叫小莹妈嫁给他，眼下又不叫他管老婆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可得说道清楚，这样不清不白的我受不了。气得朱成几次想揍这狗日的。社员们也因这小子流氓成性，破坏生产，几次建议朱成开会斗他。于是，谢殿子怀恨在心。一天晚上，谢殿子灌了一瓶子烧酒，拎把斧子，躲在合作社后身的小树趟子里，趁朱成半夜回家，一斧子劈死。这情形恰被跟踪出来的小莹妈瞅见，撒腿狂叫：“谢殿子杀人啦！”谢殿子几步追上，举起一斧，把小莹妈也劈了。随后弃斧而逃。人们四处追捕无下落。有人说跳了河，也有人说越了国境。究竟死活，谁也不知道。

① 跑腿子，土话，即单身汉。

朱成，王大莹这两个创业人，就是这样，用鲜血涂红了战旗，拿身体铺上了光明路！

事后，不满十岁的小莹，被老抗联家属曾番收养去。他说自己家里没孩子，要当掌上明珠养着。而朱成的老伴儿，也就是山花妈妈，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几次要寻死，都因大伙拉劝和想到女儿还小，才勉强活下来。

从此，镜河这面旗，便由当年土改儿童团的团员，朱成培养入党的朱志田撑了起来。一直到去年——一九七四年底，朱志田因肺病严重住院，才由老队委，人唤“老抗联”的曾番代理。可这曾番不地道，接手不到一个月，就犯了个大错误，偷开大队介绍信，支持钱快腿章传熙到内蒙倒动马驹子，从中捞取油水。事发后，曾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由代理总支书记降为革委会副主任。

与此同时，经朱志田和广大社员群众推举，公社、县委研究批准，任总支委员朱山花为大队党总支书记。

二

歇晌时候，社员们都缕缕行行回家吃饭，唯独程来春拎根鱼竿儿，踩着塔头，扒开苇子，来到大坝上游的镜河边钓鱼。

火辣辣的秋阳，撒在镜河上，象镜子般泛起阵阵波光。河水清澈见底，近岸处一群群小白漂子鱼围着草根儿游来游去。撒欢的鲤鱼不时跳出水面。窝灵鸟停在半天空，扇动着双翅，“叽哩叽哩”唱个不停。对岸草甸子上散放的牛群，悠闲自得地嚼着草。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详，宁静。

程来春抖开不太长却挺粗的尼龙钓绳，绳头只拴一个大钩，下的食儿是拳头大小，剪成三角形的狍皮。钓竿儿也很奇特，是根比镐把长不多，椽子粗细的柞木杆儿。大个子程来春就拎着这家伙，站在陡峭的河岸，接连不断地投下去提上来，投下去提上来，有如水梢掉井，用爪钩往上捞一般。只是速度比捞水梢快得多。这么反反复复的动作，没点体力还真抗不了呢。不知道的，准以为这是傻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。其实，这是当地人钓大怀头鱼的绝窍。怀头喜欢吃贴岸游的水耗子^①，根据这个特点，人们在大钩上拴块带毛的狍皮，一上一下窜动，和水耗子在水里游相似。大个儿怀头鱼老远瞅见，以为是水耗子，张开盆样大嘴，一个俯冲，便吞下肚去。逢这时，一般懂行的不立刻往上拽，须顺岸边慢慢遛，消耗怀头的体力。因怀头在水里力大无比，拽急了很可能把人带进河里。这么左遛右遛，等把这大家伙拖得筋疲力尽，才瞅冷子拉上来。个头过大的，如百斤以上的，还得找人帮忙，动用鱼叉和缆绳往上捞。皆因如此，一般人不敢试巴。

程来春这么钓了好一阵子，也不见怀头咬钩，肚里有些饿了，从兜里掏出馒头，一面大口嚼着，一面继续提撿。他所以要抓空干这号马拉松式运动，是要给他所在的三队社员改善改善生活。麦收那会儿，他就干过这么一次。

就在程来春聚精会神钓怀头的工夫，身后苇塘里走进一个姑娘，长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笑起来鼻子稍微痉一下，红润的嘴唇微张着，满脸挂笑，不时地向前巡视，显然在找人。

① 水耗子近似水獭，个头一尺左右长。皮可做领子，帽子。